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拙軒集卷四

金 王寂 撰

詞

古漁父詞

一聲欸乃破蒼烟萬頃滄浪蘸碧天黃篾筏頭閑活計
綠蓑衣底懶因緣百年酒易多卯飲亥日魚收縱午眠
坐笑磻溪太多事夢招西伯渭川叟

昭君怨

江行詞

一曲清江環碧兩岸蕭蕭蘆荻烟雨暗西山有無間
有酒須當痛飲百歲黃梁一枕瞰莫放愁閑上眉端

點絳脣

上太夫人壽

阿母瑤池夢迴風露青冥曉六宮儀表曹大家風好
滿眼兒孫大國金花誥頭如葆未嘗間道冷笑西河老

同前

閨思

疎雨池塘一番雨過香成陣海榴紅褪燕語低相問
冰簟紗幮玉骨涼生潤沉烟噴日長人困枕破斜紅暈

菩薩蠻

春閨

回紋錦子慙慙織歸鴻點破晴空碧上盡最高樓欄干
曲曲愁 黃昏猶竚立何處砧聲急強欲醉烏程醒時
月滿庭

同前

鎮犀不動紅鑪窄宿醒惱損金釵客瑞鴨鬣彫盤白毫
起鼻端 韓郎雙鬢老箇裏知音少留取麝煤殘臨鸞
學遠山

同前

迴文題扇圖

碧空寒露松枝滴滴枝松露寒空碧山遠抱溪灣灣溪
抱遠山 竹疎橫岸曲曲岸橫疎竹寒鷺宿平灘灘平
宿鷺寒

採桑子

用司馬才叔韻

西風吹破揚州夢歇雨收雲密約深論羅帶香囊取次
分 冷烟衰草長亭路銷黯離魂羞對芳罇剛道啼痕
足酒痕

同前

馬蹄如水朝天去冷落朝雲心事休論蘸甲從他酒百
分不須更聽陽關徹銷盡冰魂惆悵離樽衣上餘香
臂上痕

同前

十年塵土湖州夢依舊相逢眼約心同空有靈犀一點
通尋春自恨來何暮春事成空懊惱東風綠盡疎陰
落盡紅

減字木蘭花 送春

羽書催去落絮飛花縈不住湖上流鶯欲別頻啼三兩
聲 劉郎未到辜負東風何草草今度重來不放桃花
取次開

同前

髻羅雙綰灑灑修眸秋水剪笑顰顰眉無限閑愁總未
知 虛簷月轉一曲未終腸已斷百斛明珠買得罇前
一醉無

同前

湖山明秀豈尅梢頭春欲透學畫鴉兒多少閑愁總未
知新聲皓齒惱損蘇州狂刺史一斛驪珠許我罇前
醉也無

好事近

贈妓

玉帝掌書仙謫向世間初識一種可人情味肖江梅標
格眉尖多樣惜闌山無語淚偷拭別後錦城風月記
河東詞客

酒泉子 夫人生朝

襖飲連宵簾捲曉風香鴨噴兒孫羅拜捧金荷沸笙歌
赤霜袍軟髻嵯峨名在仙班應不老人間歲月儘飛
梭奈君何

人月圓

再過真定贈蔡特夫

錦標彩鷁追行樂管領鎮陽春而今重到鶯花應笑老
眼黃塵 憑君問舍彫丘側准擬乞閑身北潭漲雨西
樓橫月藜杖綸巾

鷓鴣天

秋後亭皋木葉稀
霜前關塞雁南歸
曉雲散去山腰瘦
宿雨時來水面肥
吾老矣久忘機
沙鷗相對不驚飛
柳溪父老應憐我
荒却溪南舊釣磯

同前

千頃玻璃錦繡堆
弄粧人對影徘徊
香薰木麝芳姿瘦
酒暈朝霞笑臉開
嬌倚扇醉翻杯
莫隨雲雨下陽臺
平生老子風流慣
消得冰魂入夢來

南鄉子

贈妓
并引

大定甲辰馳驛過通州賢守開東閣出樂府
縹緲人作累累駐雲新聲明眸皓齒非妖歌
嫵舞欺兒童者可比怪其服色與噲等伍或
言占籍未久不得峻陟上游問之云青其姓
小字梅兒因感其事擬其姓名戲作長短句
以明日黃花蝶也愁歌之

綽約玉為肌宮額嬌黃淺更宜京洛風塵無遠韻心期

只有多情驛使知
翠羽剪春衣
林下風神固亦奇
辛
苦半生誰掛齒
顰眉似怨東君著子遲

醉落魄

嘆世

百年旋磨等閑事
莫教眉鎖功名畫餅相謾我
冷煖人情都在這些箇
璫璣不怕經三大蓮花未信淤泥浣
而今笑看浮生破禪榻
茶烟隨分與他過

一剪梅

蔡州作

懸瓠城高百尺樓
荒烟村落疎
雨汀洲
天涯南去更無

州坐看兒童蠻語吳謳 過盡賓鴻過盡秋歸期杳杳
歸計悠悠欄干凭遍不勝愁汝水多情却解東流

漁家傲

夫人生朝

前日河梁修禊罷閑庭未拆秋千架萱草堂深飛壽斝
香滿把綵衣蘭玉森如畫 海上麻姑親命駕玄霜乞
得宜春夏快約伯鸞冠早掛筠牕下團樂共說無生話

同前

瑞香

巖秀不隨桃李伴國香未許幽蘭換小睡最宜醒鼻觀

簷月轉紫雲娘擁青羅扇
半世廬山清夢斷天涯
邂逅春風面茗椀不來羞
自薦空戀戀野芹爨背誰
能獻

踏莎行

爆竹庭前樹桃門右香湯浴罷五更後
高燒銀燭瑞烟噴金獸萱堂次第了
相為壽改歲宜新應時納祐從
今諸事願勝如舊人生強健喜一年
入手休辭最後飲餘酥酒

感皇恩 謾興

天地一浮萍人生如寄畫餅功名竟何益百年渾醉三
萬六千而已過了一日也無一日韶顏暗改良辰易
失絲竹盃盤但隨意餘醪釀賞罷更向牡丹叢裏戴花連
夜飲花前睡

同前

贈妓

寶髻綰雙螺蹙金羅抹紅袖珍珠臂鞦韆十三絃上小
小剝葱銀甲陽關三疊遍花十八雁行歷歷鶯聲恰
恰洗盡歌腔舊謳啞坐中狂客不覺琉璃杯滑纏頭莫

惜與金釵插

望月婆羅門

懷古

笑談罇俎坐中驚
歎謫仙人烏絲落筆如神喚起小鬟
風味學按古陽春對瓊枝璧月朝暮長新
宦萍此身嘆別後迹俱陳
獨有芳溫一念紅淚羅中憑誰妙手為
寫寄崔薇一幅真聊慰我老眼黃塵

同前

元夕

小寒料峭一番春意
換年芳蛾兒雪柳風光開盡星橋

鐵鎖平地瀉銀潢記當時行樂年少如狂
官遊異鄉
對節物只堪傷冷落
譙樓淡月燕寢餘香
快呼伯雅要
洗我窮愁九曲腸
休更問勲業行藏

驀山溪

退食感懷

山城塊坐空弔朋儕影
撾鼓放衙休悄無人日長門靜
折腰五斗所得不償勞
松暗老菊都荒誰為開三徑
及瓜不代歸計渾無定
羈客奈愁何儘消除
詩魔酒聖
兒童蠻語生怕閨黃楊
爭左角夢南柯萬事從今省

洞仙歌

自為壽

先生老矣飽閱人間世
磨衲簪纓等遊戲
趁餘生強健
好賦歸與收拾箇經卷
藥爐活計
辟寒金剪碎
漉蟻浮香
恰近重陽好
天氣有荆釵舉
紫綵服兒嬉
隨分地
且貴人生適意也
不願堆金數中書
願歲歲今朝對花
沉醉

水調歌頭

上南京留守

聖世賢公子
符節鎮名邦
塞帷一見
丰表無語已心降

永日風流高會佳夕文字清歡香霧濕蘭缸四坐皆豪
逸一飲百空缸 指呼間談笑裏鎮淮江平安千里烽
燧卧聽報雲牕高帝無憂西顧姬公累接東征勲業世
無雙行捧紫泥詔歸擁碧油幢

同前

本芙蓉
并引

戊申季秋月十有九日賞芙蓉於汝南佑德
觀酒酣為賦明月幾時有蓋暮年遊宦之情
不能已也

岸柳飄疎翠籬菊減幽香蝶愁蜂懶無賴冷落過重陽
應為百花開盡天公著意留與尤物殿秋光霽月烟疎
影晨露浥紅粧 奈無情風共雨送新霜嫁晚還驚衰
早容易度年芳祇恐韶顏難駐擬倩丹青寫照誰喚劍
南昌我亦傷流落老淚不成行

紅袖扶

酌酒

風拂冰簷鎮犀動翠簾珠箔祕壺暖宮黃破萼寶薰閑
却玻瓈甕頭漉雪擘新橙秀色浮杯杓雙蛾小驪珠一

串梁塵驚落 俗事何時了便可束置之高閣笑半紙
功名何物被人拘縛青春等閑背我趁良時莫惜追行
樂玉山倒從教喚起紅袖扶著

大江東去 弔舍弟

長堤千里過睢陽隱約江山如故憶昔斑衣為壽日伯
仲埙篪歌舞博勝香囊笑爭瓜葛膝上王文度西城南
浦月明扶醉歸路 重來華髮蒼顏故人應怪我平生
羈旅仲也風流今已矣俯仰人間今古闕伯層臺六王

雙廟盡是經行處感時懷舊一襟清淚如雨

同前 美人

破瓜年紀黛螺垂雙髻珍珠羅抹姪姹吳音嬌滴滴風
裏啼鶯聲怯飛燕精神驚鴻標致初按梁州徹舞裙微
褪汗香融透春雪 少陵詞客多情當年曾爛賞湖州
風月自恨尋春來已暮子滿芳枝空結湘珮輕拋韓香
偷許空想凌波韞章臺楊柳可堪容易攀折

同前

芳姿蕙態笑人間脂粉尋常紅白大抵風流天也惜賦
與梅魂蘭魄表相名姝謝家尤物縹緲真仙格朝來酒
惡可人一笑冰釋韓郎老矣情懷鬢絲禪榻花落茶
烟濕心字慙慙通一線千劫消磨不得被底春溫樽前
風味回首傷春客却愁雲散等閑好夢難覓

瑞鶴仙 上高節度壽

轅門初射戟看氣壓羣雄虹飛千尺青雲試長翮擁牙
旗金甲掀髯橫策威行蠻貊令萬卒縱橫坐畫蕩淮夷

獻凱歸來斗印命之方伯
赫赫功名天壤歷事三朝
許身忠赤寒陂湛碧容
卿輩幾千百看皇家圖舊
紫泥
催去莫忘樽前老客願
年年滿把黃花壽君大白

欽定四庫全書

拙軒集卷五

金 王寂 撰

表

謝帶笏表

言綸迅召已驚不次之恩手板俄頒更辱非常之賜式

祇承於帝眷果悚動於朝班中謝伏念臣去國五年挈家

萬里自謂永捐於溝壑豈期再造於闕庭重惜殘年特

加異數清談廢事肯將拄漫吏之頤老氣未除猶足擊

姦賊之齒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以增新人惟求舊世
宗饗國臣常叨與於諫員顯考上仙臣亦經營於葬事
慚無服稱猥荷恩私臣敢不正以垂紳書而對命奉公
竭力爰用贊於君前抗疏乞骸即願還於陛下

夢賜帶笏上表稱謝覺而思之得其五六因補
其遺忘云

為貧而仕素慚四壁之空得寵若驚猥被萬錢之賜拊
躬知愧感涕何言伏念臣捕驪得鱗畫蛇成足嗟當途

之見嫉投絕徼以可憐蓋為容無蟠木之先甘後來居
積薪之上豈其衰朽有此遭逢丹赤捫心無負孝先之
經腹重黃奪目不堪沈約之詩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力援孤蹤甄收舊物念羣言交構擠臣於不測之淵惟
獨斷至公起臣於久廢之地哀其老態獎以異恩臣敢
不佩魚自警以不眠解貂無從於彛飲垂紳畫策贊股
肱庶事之康措笏稱觴報岡陵萬年之福

牒

僧尼度牒

右伏以聖時遭際梵教弘揚方治具之畢張宜法輪之
常轉以爾拈花授記割草逢師既得度以比丘身當求
證於菩提果護持戒體精進道心往憑香火之因緣增
祝君王之壽算

道士女冠度牒

範圍至道衣被含生太和薰靈寶慧香多暇適希夷真
境以爾脫離世固攀慕仙梯諷藥笈之玄文佩金壇之

秘籙損之又損優游踐黃老之言純乎其純清淨贊唐
虞之治

記

寶塔山龜鏡寺記

直遵化之南餘一舍有山壁立而秀者蓮峯也求之圖
志不知其所本里俗舊云以其諸峯環列狀若浮蓮或
謂山有蓮池而因以名焉遼大安八年祐國寺僧傳戒
上人普鑒厥初往來山間駐錫泉上得遺址宛然意其

可作道場即巖穴而屋之糠覈襍稊奉持頭陀行甚苦
歲餘遠近緇素從者如歸師知願力可成迺作意以新
之已而輸財獻力相望於路者惟恐其後如此且閱數
年荆棘蒿萊化成金碧初謂之蓮華院先是山巔時見
大宰堵波觀者無不震駭又歲適大旱父老相率禱雨
於池上輒應報謝之夕池有神龜負大金鏡而出移刻
不沒俯而窺之隱莫得見寶塔龜鏡之名蓋始於此矣
天會間寺嘗為劇盜所據火其居逐其人蕪廢殆盡演

秘大德義秉及其徒澄輝始終相繼增完如故昔吾先
君與輝為方外交輝求文為記固不可以不書予非喜
志恠者靈蹤秘跡皆質於傳戒之塔銘與義熙之石刻
然石刻所載脫畧多不可取以予考之義熙蓋東晉安
帝時也距今垂千載風蝕雨蠹石當斷裂無幾方是時
此地亦非晉有不知從何而致此耶寺僧上首道臻云
老宿相承寺基之日是碑與石羅漢像三皆發地而得
之豈非聖賢豫設神物護持出有其時若合符契顧未

持一蔽之論而為亡是哉予應之曰果如子言則吉州
發蒙之銀鑿武昌寒溪之金像足皆出耳目之外非世
智可量其然乎其不然乎吾不得而知也寺去廣遠途
三里而近遊人供客且無攀緣杖履之勞至於登臨顧
揖則晨霏夕靄暖翠晴嵐盡東南之勝於俯仰之間實
古今佳處所謂蓮池者恨不復見詢及者舊得痺僧興
悟者年幾八十自言兒童時注餅滌鉢每於是焉其泉
出西巖兩石股間蓄之為池縱橫廣三丈甘泠清澈飲

衆五百日用足而不加少其後不知其為誰實而基之
築屋其上少南數步今猶有遺井存焉深不及丈審知
其源不遠耳夫物之成敗相尋固自有數雖然未有不
因人而廢興者也噫池廢之久矣安知他日無長材好
事者撤屋廢基浚而出之使復舊觀是人必能懸折脚
木床待我於西池之上酌泉淪茗共話無生吾雖老矣
尚堪作後記云大定十八年歲次戊戌春正十有八日
起復朝請大夫真定少尹兼河北西路兵馬副都總管

王某記

祁縣重修延祥觀記

唐柳州有言曰賢者之興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此古今之通論然而賢者之興未有不因時而成者也延祥觀介祁之西郭故基蓋里豪之私第也宣政間其家有瞰其室者託形聲而下殃禍焉師巫更召殫術罔功歲久疾病死亡惟家之索其後轉易數姓亦莫得安以故曠而弗居者有年數矣初里中賢士

大夫及其耆舊相與謀曰吾鄉祁奚故邑世有名人如漢隱士王烈魏忠臣王陵晉溫恭之六龍唐溫嵩之高節其遺風餘烈凜然如在也故吾俗近古以來務本樂善以尚施凡神祠佛刹康莊相望若奕碁然獨老氏不壇不宇無乃大闕歟我輩豈不能新以數畝之宮付有道者主之歲時建立道場為民禳禱俾一方陰受其賜豈小補也哉聽者皆曰可即以胥其姓福其名者總尸其事卜日募民錢以市西郭之廢宅議者或謂有物所

憑不可以擾胥應之曰諸君止知其一又焉知天將以此為福地前以神物護持耳於是疑論冰釋識者躋之初作中殿凡五楹八架銖積寸累數歲而後僅成自餘枝傾補罅力所不贍而已豈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乎會銅鞮道士傳道一與其輩二三以術游其邑咸謂傳之才謀足以興辦繇是挽留惜乎願與時違後來共事者枘鑿有不合竟以無功去矣自是益難其人蕪廢久之後數歲得清虛大師程履道者其為人渾厚德望

隱然并汾千里間推以為宗門主盟者其始至則齋厨
屢空從者不堪其憂師澹然自若也未幾或有以改作
之說告者師曰未遑也吾今父餽其鄰子勻於市中外
道俗薰知見香者無幾雖欲速成其可得耶告者謝以
不敏居數月晨夕鐘磬殷殷砢砢無何術相冰炭者種
種訾訾又未嘗聞道者或羣聚而大笑之門弟子合辭
而進曰彼無根之毀鼓倡流俗自非高明特達疑信相
半矣師其聞而知之歟是不可不與之辨荅曰螻蛄不

知春秋醢鷄斷無天地顧彼何足以語道哉但當壁立
千仞不與之校終必沮而已矣既而信然越明年風教
大振景仰傾數州至於聽衆供客相望於道路惟恐其
後邇之訾詆聚笑者徃徃投身謝過師亦歡如平生一
不之責問而師謂其徒曰吾志可行矣翌日大集四衆
而諭之曰今庠屋數椽瓦敗木朽每大風雨疑將壓焉
久欲易以新完未知其可也於時異口同音一唱百和
規摹之始遠近駢集凡輸財薦貨委積於庭下者不可

選紀里閭貧民負木輦土或終夜不休又得門人鄉社
股肱其事遂濟登茲始作之歲月皆不得而知也復興
於正隆庚辰之春訖功於大定丁亥之秋已而狀其成
以告有司額之曰延祥觀昔予為邑嘗與程為方外游
簿書少隙輒一過焉方是時棟宇欹傾屋煤蛛網不克
以居視其後頽垣斷塹榛棘出入適足為羸圉蛇藪耳
程指以語予曰吾將闢此以官之雖然其成也不敢以
獨有必求力行吾道能為人講解者坐南向師焉果如

是千公其為我記之予特戲曰姑勉旃吾母難矣蓋口雖唯唯而心未之然也自爾逐食南北十有六年一日道人閻子固踵門求見問其人蓋升程之堂者也且泣且言嚮吾師所欲營辦者早以告成師今羽化矣適此之來也邠人相送於路皆願得公之文以列其事吾師死而不亡者此也幸毋忽予迂儒文非所長重以故人之託言猶在耳義不得辭嗚呼程於其徒可謂賢也已初能鼓舞以得民財卒又濟之以不私功與行是可紀

也東坡先生嘗謂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夫論而作之作而成之程其殆庶乎予為祁三年樂其土風信厚將去不忍聞祁之父老伐石久矣必欲得予文以刻之是亦莫予厭也予今白首流浪方求田問舍期歸老於祁焉則是觀之風軒月圃皆為予杖履所有其可不留語以為異時張本耶廼撫其始末而併書之以告來者大定十九年歲次己亥五月二十有五日起復朝請大夫通州刺史兼知軍事王元老記

三友軒記

大定歲丙午冬仲月予繇侍從出守汝南既視事之明年即州之北得敗屋數楹旁穿上漏不庇風雨迺命枝傾補罅仍其舊而新之公餘吏退以為燕息之所兩簷之外左有笋石屹然而筆卓右有仙榆蔚然而蓋偃每佳夕勝日予幅巾杖屨徜徉乎其間至於倚蒼壁而送飛鴻藉清陰而游夢蝶方其自得於言意之表也心如堅石形如槁木陶陶然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其為

樂可勝計耶予自是與木石有忘年莫逆之歡因榜其
軒曰三友客有過而問焉曰竊聞吾子杜門屏迹交親
解散其所友者誰歟予指以告客仰而歎俯而笑曰曩
吾以子為達今子之鄙至此乎所謂笋石者鱗皴枯燥
不任斤鑿此固無用之石也所謂仙榆者離竒卷曲不
中規矩是亦不材之木也人且賤而棄之曾不一顧子
惡取而獨友於是哉予曰嘻若知其一未知其二向有
牛竒章之嘉石錢吳越之大樹則第以甲乙衣以錦繡

矣予雖欲友其可得乎今以予謬人與夫頑石散木皆絕意於世而世亦無所事焉此其所以為友也夫人情之嗜好固不在乎尤物而在乎適意而已然必先得之於心而後寓之於物故無物不可為樂如謝康樂之山水陶彭澤之琴酒嵇康之鍛阮孚之屐雖其所寓不同亦各適其適也子意以為何如客曰是則然矣奈何木石無情奚足以知子之區區如此予曰不然人之遇物但患不誠果能以誠則生公之石可使點頭老栢之松

亦能回指幸無忽客愧予言茫然自失宜其有會於心者迺相顧一笑而去予因以是言而刻諸石實丁未夏四月望日三槐王元老記

瑞葵堂記

沃為河朔名郡而臨城其輔邑也臨城本房子之故地由兩漢晉唐以來通以子男之職治之自天寶改元而後始有今名按其圖古縣治去贊皇山西南六十里濟水所出東至慶陶入於泚故溪山勝槩人物繁阜視他

邑不為下然頃年多盜晝夕有桴鼓之警部使者督責有司救過不暇黠胥悍卒因緣為奸以至逋租匿役民罔克堪故吏之當臨城者往往畏避如探湯然遼陽王君安中來尉是邑至則引見耆舊問弊所先僉曰吾鄉本無事歲苦官兵以擒賊為名其實擾之王君天材精敏夙有志於行道迺相與謀諸同事曰蕞爾國夫有民人焉有社稷焉王事均也吾輩豈可坐視斯民為豺狼魚肉乎於是逐乾沒擊強梁凡細民為盜攀牽寔誤者

悉溲雪而撫存之未幾暴客相率以去闔境恬然昔時
田里愁痛之聲化為謠詠民氣以和越明年燕居之側
丹葵數種異本而同枝狀如駢拇及其末也分而為雙
花並秀如紅玉連理翌日黃童白叟聚觀歎息舉欣欣
焉相告曰我公憂民遑遑如不飲食宜如此其報也已
而壽酒於堂且揭其額而書之曰瑞葵客有自臨城來
者目擊其事具以王君懇力請於予曰是事固不足道
然亦一段奇也管城子楮先生幸無恙謾為我記之予

應之曰是大不然昔唐咸寧王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於河東昌黎先生頌其德宋晉陵邵叶宰新昌之三月芝五色生於便舍山谷道人紀其實彼草木何知猶能託循吏之功名藉鉅公題品卒表見於後世豈臨城之葵不及河東之木與新昌之芝乎所恨不遇才名如退之魯直者不使王君之名與天壤俱矣夫天時人事之際其實甚明然必有可致而致之况神奇之產豈偶然哉予意其造物者不特為惠政和氣之徵亦有以見傾

心向日之義也或謂王君有濟時之具久沉下僚豈明月夜光無先容而不能前者耶抑窮通有數時不至而不可强者耶雖然以若所為決非翱翔蓬蒿者吾子其勉旃要當鴻漸於此而羽儀天朝矣迺兄建中問學仁義暴白於天下與予莫逆於今餘三十年終始如一觀其兄可知其弟之為人故敢期以遠者大者嗚呼凡百有官君子蒞民從政不可以不誠孟子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而未有能動者如王君其可謂至

誠也已此予所以樂為之書以告來者庶幾咸有王君
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

欽定四庫全書

拙軒集卷六

金 王寂 撰

序

贈日者李子明序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而卜筮其一也古之避世者或多卜隱則司馬季主嚴君平其人矣初不以區區小數驚動世俗意欲使逆知禍福畏臯趨善而已今之日者行衢坐肆紛紛如蝟毛然而言信而有徵者亡幾大抵市

道以急衣食之計所以馳騁穿鑿牽合詭誕無所不至
所謂君子之道者吾不得而見之矣遂人李子明得樂
五虎之遺法又能以五行十干奇耦成字吉凶否泰必
以忠告嘗爲予筮之屢中諺云老醫少卜若方富於年
但當於古人用心處以期益進則季主君平安知不復
見於今日也予頃以使事往來保遂間渠從予乞言懇
甚故以此遺之大定壬寅臘前一日拙軒主人王元老
書

送故吏張弼序

大定改元之再歲予爲縣於太原之祁時邊烽未息千里轉輸予以朝命從事於四方邑吏弼者嘗與其行弼天資畏慎義不爲乾沒予繇是推置腹心初不以羣吏處之以至險阻艱難無不同者今予之去祁二十有四年中間音書訊問執敬如初及予自從官出蔡守弼又能不遠數千里跋涉畏塗踵門過我予驚聞其來倒衣以迎話舊通夕恍如夢寐蓋留幾月而後去臨行乞言

意眷眷似不能已者予雖欲無言得乎夫吏之所習詭道也或桀黠尤甚者揣不言之意伺欲動之色推輕重矯枉直必利而後已爾奚獨反是得非好學聞義理使之然哉雖然求之此途亦未多得以始終之際殆不減明遠所愧予名位不及古人不使爾名暴白於當世託以不朽姑於其行也序以爲贈云

曲金子詩集序

曲金子予之母弟也少穎悟天資孝友以予有十年之

長兒時嘗受經於予故事予猶師也性坦率與人畧無
崖岸當酒酣耳熱視世間富貴兒皆卧之百尺樓下然
不喜塲屋之學人或勉之笑而荅曰吾兄已世其家吾
親已享其祿吾事濟矣誰能踽踽從原夫輩覓官耶識
者以爲達平居季孟間把酒賦詩對床聽雨眷眷然不
忍舍去當是時吾二親康健歲時上壽斑衣羅拜里人
榮之指以爲慶門故榜其堂曰雙橘一時名卿大夫士
爭相歌詠其事自爾荐罹憂患生寡食衆貧不能生兄

弟狼狽餬口於四方渠亦僂俛赴調得監亳州酷意愈不樂自是日飲無何似與世相忘者未幾疾作竟不起平生所爲詩無慮數百篇既沒之後而二子方啼笑梨栗豈知乃父之遺文當真賞深藏以保於不朽哉已而旅櫬北歸子屢索於殘編斷藁中了不可得以是子與季弟每興言及此輒聲與涕俱出蓋痛其不復見矣况九原之恨其能已乎大定己酉子被命提點遼東等路刑獄事閱再歲會以公集飯素於大清安禪寺偶於稠

人中得故人李仲佐握臂道舊且復謂予曰元輔不幸
今十年矣念一死一生之際未能忘情時令人誦曲全
子集製如對晤語予驚聞其說懇請一見既而得之長
篇短章凡四十有七惜乎所得之不多也雖然嘗一嚮
鼎味知矣奚以多為吾弟名寀字元輔曲全子蓋道號
云明昌改元之明年春正月中澣日兄元老序

帖啟

與文伯起帖

某啟伯起足下去歲竊食趙郡略當南北之衝蔡下舊
人往來如織時蒙惠教少慰縣縣某舊年嘗見中山王
昭老稱頌伯起高才博學恨未能識韶濩純音思欲趨
前飽聽而不可得其傾想向慕為何如哉丙午冬某自
地官出守蔡州終日兀然如坐井底閉門却掃謝絕交
親分爲凍蟄枯枿無復有飛榮之望其况可知會足下
自潁汝歸袖刺踵門修桑梓之敬某亦喜聞其來倒衣
出迎都不省履齒之折也已而握臂促膝說有談空至

領會將無同處了不知賓主誰何顧此樂豈可與俗兒
語耶某自改官餘人例皆旅退獨足下與鄭秀才相陪
信宿翌日解携靳靳不忍訣去此情未易忘也所需重
陽牡丹詩並真定有春庵記併錄附呈可發千里一笑
偶緣承乏出使遼鱗沈羽斷時閱足下詩文拊卷三嘆
如對晤語汝南最得春先寒溫未一尤宜以道自重
適承告墨具審勿藥有期良多欣慰汝蔡相去千里而
近力疾道路間可量艱苦腦疽作發大概服餌金石或

祖父常嬰此疾傳之遺體自餘出於不意者又非常理可度當付儻來也某家藏秘方自宋日名公士大夫累取大効近歲親舊凡患腦背瘡者亦嘗用之多得平復今如法修合謹封送大劑及錄本方併希檢入

書後

書金剛經後

先大夫歸德君夙植善根奉佛謹甚年二十七登第後日誦金剛經至春秋八十有三中間雖大寒暑風雨不

廢也易簣之際澡浴振衣置經於首合手加額跣趺以
終香聞滿室信宿乃滅人以為戒定之報某追念考妣
去世久矣無以伸罔極之痛乃啟誠心手書金銀字金
剛經受持讀誦以餘散施諸善知識歡喜奉行成就第
一希有之法庶可感通佛祖升濟幽明一切有情同霑
勝利先有發願疏文亦恐久之湮滅今併附於卷末云
明昌改元之明年十月旦日拙軒主人王某敬題
伏以磨骨髓遠湏彌頂猶難報四重恩捨身命等恒

河沙未如生一念信輒伸宏願仰叩真乘書金剛般
若波羅蜜經行菩薩利益不住相布施即將功德追
薦先靈往生兜率陀天授記然燈佛所在在處處起
不驚不怖不畏心世世生生獲無量無數無邊福欽
惟大覺證明謹疏

題楊少師侍御帖後

楊少師勸其父不以社稷與人此與魯公拒安祿山斥
李希烈何異故其書雖承唐末五季餘習猶有承平純

正氣象此侍御帖乃有魯公坐位帖筆法論書當論其
人工拙不足論也况其工如是耶

題三仙帖後

頽濱書如仲長子光懷道遁世光而不耀東坡書如魏
鄭公之遺直嫵媚可愛山谷書如莊周談大方不可端
倪總而論之如華嶽三峯蓮峯中峙二峯旁迤秀色無
可減也使當時愛之如今日又安有汝南之謫耶

祭文

祭城隍文

維年月日具位某謹以香酒茶果之奠致祭於城隍之神維神受命於天分職茲土限幽明之雖異課殿最以實同今日祇奉絲綸繕修城郭敢期陰相迄用有成豈惟吏責之可逃要使廟食之無愧尚饗

行狀

先君行狀

先君諱礎字鎮之姓王氏大名莘人也其先出於周靈

王太子晉之後由先君而上六世祖諱晝宋魏國文正
公旦之從弟也初文正之父晉公歷顯漢周逮建隆開
寶間卒以直道不容不登大用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
後世子孫必有為公者至文正信然故世號其門曰三
槐王氏晝為人勇果善騎射咸平初以靈夏之役累功
遷供備庫使景德中命率所領戍雄州以禦契丹是時
鳴鏑滿郊每戰輒勝一日輕兵追北夜陰霾迷所向誤
墮溺津為遼人邏得之羈縻於景州南部落子孫因家

馬曾大父文進輕財樂施世稱長者大父昇尚書比部
貲外郎父臣忠崇祿寺丞成州錄事參軍卒贈朝列大
夫先君年二十七舉進士第釋褐補弘文館校書郎奉
聖州市判再調忻州秀容縣丞時天會五年王師南伐
調發民兵本部以先君主之進攻唐鄧城陷軍中盡俘
壯健而殺老弱先君獨取其老弱者數百朝與之食夜
即縱去明年凱旋時州境有劇盜高麻胡恃險與衆鷓
張莫制先君伺間夜銜枚破壘掩殺渠魁遲明俘馘殆

盡郡以狀聞就遷太子洗馬知縣事俄以成州居喪去
職服除攝洺州鷄澤令會遼東更置郡縣守令皆取當
時治有聲迹者先君擢海州析木令既至則不以窮鄉
僻陋鄙夷其民而百事裁以繩墨數月告治舊俗多畜
蠱毒殺人以祈富先君為出秘方轉相傳付所活不可
勝計歲滿移知真定府平山縣縣有奚兵主將蕭嘉哩
合私釀酒椎牛間遣奴輩白晝漁奪於市前為邑者熟
視強梗者莫敢治先君盡發其姦賊捕奴之用事者案

服抵罪自是脅肩累足訖去不敢犯已而赴行臺吏部
當王植王劬輩分職銓衡一見先君喜甚曰田吏部知
公廉士久欲改官當從此著鞭矣先君辭以疾授定州
唐縣令先君退謂所知曰田侯疾惡太甚怨隙已成其
能免乎未幾果起大獄唐爲山中望縣然學校之廢已
久先君慨然歎曰養士之源發於鄉黨今吾邑曠數十
年訖無一人得雋於場屋是豈風厲之不至耶廼大新
廟學延集諸生親為指授檢責其日課自爾獻賦策名

者相繼先是鄰封有狂道士姓慕者妄憑神語陰構異圖既而事敗先君承府檄大索支黨乃獨捕其始事十數人餘置而不問或有持社案名氏以告者先君曰是事了無干涉亟命火去父老至今懷德肖像以祠其後歷中西南京平陽京兆轉運判官往任西京歲平薊大饑逐食之民疾疫死亡相藉於路先君謀及僚屬為割廩餘日具饘粥以食餓人既而豪宗大姓爭出粟相助賴以全活者十七八先君雅倦遊方抗章求去適會命

下遷歸德府判官時府帥怙權專恣遇官曹暴甚嘗課諸縣伐冰厚取其直以資公帑先君曰二千石為天子牧民者也奈何掠民膚髓為觴豆之奉乎力爭乃罷初自長吏而下皆不悅及旁郡有坐是而黜者始謂先君曰微公幾殆繇是信服事多咨決先君曰吾年如此豈能終埋沒於簿領哉翌日請老以歸先君天資渾厚胸次洞然與人無秋毫隱自其壯歲聲聞藹然謂青雲立可致無何跋扈反墮冗調中顧尋常出其下者踵相躡

臺省矣人以爲必不能平先君處之怡然自得性嗜書
卷未嘗去手有詩百篇平淡簡古如其為人中年以來
世味嚼蠟因自號退翁喜竺乾學從香林比丘悟柔傳
出世法歲晚飯蔬衣褐脩然如僧過故山泉石佳處杖
屨終日徜徉乎其間如是者十有四年一夕奄遘微疾
閱數日晨起如平時沐浴易服跣趺而逝屬纊之後香
聞滿室信宿乃歇人皆異之壽八十二實大定丁酉四
月初一日也先君仕四十三年積官至通奉大夫夫人

清河張氏汾州西河主簿孝端之女夫人有賢行為中
外姻族表儀累封太原郡夫人後先君五年卒男三人
曰寂中憲大夫中都副留守兼本路兵馬副都總管曰
寀修武校尉早世曰缺進義副尉同監睢州酒孫男七
人曰欽哉直哉良哉鄰哉庸哉文哉熙哉女孫五曰昭
余適左國公孫茂曰瑤珍瓊珍弄珍勝珍並幼曾孫一
曰誥孫不肖孤寂等期以某月日奉先大夫先夫人喪
葬薊州遵化縣仁壽鄉靈應山之東原從治命也今謹

錄其遺事大概以俟立言君子圖不朽焉謹狀又先君
墓銘曰

維盤之東全燕古風淑氣充塞挺生我公厥初受氏周
靈王子三槐之大自文正始公廉且明所莅有聲滅牘
破蠹死者復生不肯俛首寧居牛後惜哉陸沈誰援以
手有官建節不爲之哀身體強健年及期頤乘除得失
天意可知棺衾既具銘旌啟路歛服以常治命有素納
石於壙孝心永慕夜何晨兮閉佳城春復秋兮風宰樹

鉅金之大老兮王公之墓

墓誌銘

清河張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某字季玉姓張氏易人也其曾祖之上數世皆以貲產長雄於鄉里然高氣義務施舍人以此多之大王父諱孝端主汾州西河簿王考价宋宣和間補秘書省秘書郎景州戶曹掾本朝改奉信校尉隱居以終夫

人年十四歸於今中都副留守王寂夫人性敏而靜恭

執婦道閨門肅然言動有法實生二男曰欽哉業進士
曰直哉供奉班祇候女昭余適左國公孫茂年三十有
五以大定六年十月十八日卒後五年進封太原縣君
大定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葬於遵化縣靈應山之東
原從舅姑兆銘曰

夫人之祖長雄且豪尚義好施人以此高夫人之性惠
敏而靜閨門之間日嚴與敬夫人之壽方七十半天乎
天乎孰謂福善婦德既完婦道可觀從舅姑兆寃其永

安

哀詞

姚君哀詞

昔吾先君所與交遊皆當世名士寂時尚幼每聞談姚君之美殆不容口正隆改元之明年寂始識君款接緒餘過所聞遠矣公諱孝錫字仲純安豐人也宋宣和甲辰舉進士第調代州兵曹彈冠振衣方有志於行道居亡何雁門失守主將以城降當時官屬晝夕股栗謀所

以生公投牀大斲絕不以經意人或問之公曰死生天也夫何懼之有士大夫以此多之皇朝奄有起公為五臺主簿未幾移疾蓋不復有意於世矣林泉佳處杖屨時一徜徉乎其間如是者五十七年大定辛丑八月日以疾終春秋八十有三先是歲饑物價翔踴長鬚輩奴貸粟以規其利公怒而責之曰汝輩無狀苟家有餓殍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亟命散去繇是益稱長者公天資簡淡平居專以書史自娛雖處暗室無秋毫之欺以至

死生禍福不汨於胸中况顧富貴為何等物也平生知我無如公者公之云亡寂適從事於四方繼丁家難不得置生芻於門下負媿多矣嗚呼九原冥冥念無以致其哀者作此詞以哭之其詞曰

公之父祖珥漢貂兮公之兄弟揭世標兮丁年射策追董晁兮走官窮塞政有條兮宣和失馭九鼎搖兮厥民塗炭生不聊兮守臣納土皆願朝兮公獨完節傲乃僚兮中天特立幹斗杓兮致之不可况折腰兮退安丘壑

躬牧樵兮西子掃除嫫母妖兮龍媒連蹇駕馬驕兮英
聲義氣江漢潮兮文章德業日月昭兮初聞馨炊如九
韶兮坐覺形穢鄙吝消兮醉軒下榻晝爾宵兮峰山執
別歲月遼兮宦遊南北木偶漂兮期君壽考松不凋兮
無何集舍鵬似鷄兮少微中夜掩紫霄兮百年如夢鹿
覆蕉兮六十小劫風雨飄兮滕公載義駐使輶兮黃幡
裹櫬恨未消兮與公平生言久要兮並游地下廉蔺超
兮佳城一閉無復朝兮人琴俱亡誰與調兮山空月冷

夜寥寥兮鳥啼花落春蕭蕭兮隻雞斗酒敢忘喬兮臨
風揮涕川路遙兮鬼其如在尚可招兮

